

漢州常清禪師
泉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商
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第三廿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揚州六合禪師

丹霞山慧勸

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智禪師

潭州雲巖晏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桺樹慧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宣州涇原山光祚禪師

朗州刺史李翹

已上師

潭州長疑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顥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薯山和尚
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

然諾自許鄉洞獠日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清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

綠會語句如思禪師卓犖之

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纓四

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

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

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士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如是後日南徵自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斐四

三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濶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

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雋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換減飲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皆夜宴座丘塹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

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

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

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磬殫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紫雲山五百羅漢窟之址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

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賤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

卷四

四

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都東

京兆尹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向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緣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

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
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
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鋤鏟刻草獨師以
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
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

卷四

五

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
頸而座時大眾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
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
馬云石頭路滑還蹠倒汝麼師曰若蹠倒即
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

遇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見此漢也還難得師
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
子放下籃子歛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
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臥
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
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
給米
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
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
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
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
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
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
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湏

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
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
佛可成佛之一字求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
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
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
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

卷四

六

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
各自有分若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
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
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
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
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點點處僧
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機便
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
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喫底人
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
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丹霞覺微云且道長慶明師以長慶四年六月

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
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
門人斷石爲塔敕謐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
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
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
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
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
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廻嶽造于石
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舍
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舍靈却有佛性曰
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

卷四

七

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
機大約如此時謂大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
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

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
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
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審

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間曰汝在這
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
曰石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
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
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割不入
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
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別卷一日師看經次柏
巖曰和尚休錄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
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

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
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掣掣百醜千拙且
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
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
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
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在一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

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
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
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
教根生大衆與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
對僧問四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

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
至寶師曰莫詭曲曰不詭曲時如何師曰傾
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
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遂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

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靈巖作什麼巖曰擔
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
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
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
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未
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
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
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湏歸去汝若歸鄉
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
不得歎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
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蓮布衲洗佛乃問
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
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華具玄覺云且道長
佛語亦云兼帶語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
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

卷四

九

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
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說疑否
若說疑什麼處是說疑上堂時與汝決疑待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罔測發
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
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
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
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
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曰若有人即却送
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
當得兩錠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
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朝
代云早知行者慈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
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後來
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
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己事去
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
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

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遮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沒牛皮也湏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翹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以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翹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翹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翹拱手謝之間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翹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餅翹乃欣懶作禮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懷四

十

雲在青天水在餅玄覺云他語明他語湏是行脚眼始翹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翹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住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汝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翹再贈詩曰
還得幽居愜野情終季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塔于院東隅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各有江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怎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若殺人幾錯判諸方

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是此間怎樣？」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之曰：『禮拜未審。』」汾州石樓和尚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朵。」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

是四

十一

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院和尚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拖蹤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潭州華林和尚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僧大悟。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

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

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湏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湏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各湏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

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

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
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湏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

卷四

十二

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

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症者依前症潭州攸縣長疑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廻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

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其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疑祇對若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祇對不具眼又可謂水空和尚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

人家男女在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祥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

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頓曉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

卷四

十三

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醫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覩者得

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師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翹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翹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

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

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

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

且道德山肯龍潭若肯

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

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湏要執巾笏作麼師退

第二

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

第二

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

師曰向汝道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

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

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閻梨舉哀其

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

第二

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

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辜辜他

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

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

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

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

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採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

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

第二

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

師曰向汝道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

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

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閻梨舉哀其

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

第二

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

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辜辜他

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

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

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

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

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柱杖僧曰幾落情識
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
僧曰且參衆去前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
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
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
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
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
為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
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

來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
尚尚增開雲居如是是最毒座語雲居云此語打龍蛇
尚增開雲居如是是最毒座語雲居云此語打龍蛇

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
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
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
要麼當時不會且道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
什麼是伊不會且道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

予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
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師卧次碑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碑云
云莫亂道師見碑樹坐次師云作甚麼碑云
和南師云隔閻來多少時碑云恰是乃拂袖
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處巖
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
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鴻山問
雲巖菩提以何爲坐雲巖曰以無爲爲坐雲
巖却問鴻山鴻山曰以諸法空爲坐鴻山又
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有
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鴻山問師什麼處去
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
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
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
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
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

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

僧除却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處坐卧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棍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

卷四
十六

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弥沙弥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闡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

陽敕謐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雲
峴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
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
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山韋見藥
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
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

禪四十七

園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閩國
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
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
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
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鴻山鴻山問曰
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
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
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
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
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
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絳是一
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

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
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
霜云鴻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
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
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霜無對後
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
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
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
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
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
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
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
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
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
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
師掃地次鴻山云大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
驅驅者鴻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
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鴻山低頭而去玄沙

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

四四

十六

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

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是兒孫未者亦是兒孫便落魔鬼時如何師曰汝因僧問一念警起便落魔鬼時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

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
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遠道遠道
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
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宣州桺樹慧省
禪師洞山參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
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

四四

十九

洞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乃聞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僧看僧無對洞山和尚生月請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敕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師曰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

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挂脣齒在便召維那
云這跛脚沙弥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
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弥却有來
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
曰見說長安甚闊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
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
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
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
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
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出這
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
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

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頫明招禪師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梨近維什麼處洞山
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
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
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
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梨一轉語不
稔今請二闍梨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
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
飯共過一夏一潭州長髮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收縣長髮曠禪師作
沙彌時長髮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湏到
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

卷四

三

可曬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云皮也無
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
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談不到處否
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
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二和高
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搃內洎一

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研却面前頭掛子礙
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
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
大悟便歸長髮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
不通號長髮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髮
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

背長髮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髮咄曰沙弥出去師便出長髮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

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木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杖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

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

卷四

二十一

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竚哆哆和和啼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

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睡嚴云尖時圓相在時亦不圓仰山辯師送出門乃召曰閣梨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

曰文殊道閻梨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輩石輩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輩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輩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

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
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
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麼心憤憤口悱悱有
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
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
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
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
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
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
柱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
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
纓四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纓四

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
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
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
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
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

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
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
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下如猿竹絞醒山宜荐才歛碌祿敕謚反下力
音雋俊挺體鼎贊誣咸無翔翔熟祥昇反羊諸
槽廠昌曹下反鑾七亂剝楚限鍼鑽厥縫反顎
影蹤他達賽先代黠倚櫨屢俱遇斷卓龔
反身降也脣先結猱奴刀跛挈誥結反下歲
病賈鮫魚弓憤房吻鋌徒頸褊悲典反迭碓
結

撐和處 莫陪饋 篓止百探籍 敲丘交歟一千
反塵於許反 萬撞音高下百倍排義尾禿他

平江路在城月林庵昌院主捨中統鉉三定刊雕經三卷上報

四恩下資三有

大德十年七月初一日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漢州漸源仲興
禪師 祿清和尚
潭州雲巖晏幾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泸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谷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壇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鄆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

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代牛山元通禪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贛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卷第十五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見錄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峻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

師桂陽龍福真禪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